

悟『空』

花中有空，其中别有洞天，方能容下一世界。树亦有空，其叶间可容纳宇宙，方可为禅意无穷之菩提；人心亦有空，便有无限空间任由思想驰骋，任躁动的心安定，任所有的仇恨、嫉妒、厌烦、不满，在这永不穷尽的“空”中尽显其渺小。所以志存高远，面对惊涛骇浪，亦可镇静自若，身受伤害嘲讽，也能坦然面对。



>>> 一念一清静

永世合欢

米丽宏



连理带，广袖合欢襦”，寄托着人生多少深意。

但我一直不太相信，合欢花的叶片，真的会“昼开夜合”。犹如手触了含羞草，才相信草也含羞。有个晚上散步，我跑到合欢树下仰望，发现它们果然“合”在一起：花朵，各自闭拢着；叶子，也两两相对，收敛着。

可是，它们很淡然，很沉静；尤其那花朵，像极了个女子，在夜色里，抱紧了双肩，埋头沉思。一遍一遍地怀想往事，它碎裂的花瓣，好似昭示着被撕裂的疼。

疼痛感，是一个爱着的人深入内心境界的唯一途径；不管他爱的是什么，一株草，一个人，还是阔大的世界。

合欢更像一类女人。

白天，她身陷烟火，又从高处俯视烟火。她一边恪守开放的职责，是花，是云，是锦；一边担着社会赋予的意义，是人们心目中唯美的象征，是民间高调秀出的婚姻和爱情。

在清涼夜间，她才拥有属于自己的行走和寻找，用一颗安静、凛冽的心，一往无前地回溯生死寂寞。不见悲喜，不见苦乐，不见寒暑。

她见的，是另一个真实的自己。月亮下，她筑起精神庙宇，将灵魂放于祭台之上，放纵自己，去悲欣交集。

未见夜合欢之前，我一直相信民间口彩里的合欢。它是相识相知，风流成趣，是世外高蹈的爱情，我只配仰视。那些高处绝唱一样的伴侣，唐明皇与杨玉环、孙中山与宋庆龄、蔡锷与小凤仙等等，他们的爱情便是如此。他们在时代的温度里，飞霞流锦，高蹈飞扬，又在时代的风云中，留下云蒸霞蔚的传奇。他们是民间的话本，是文学里流光溢彩的长调。

而现在我看合欢，分明只是民间女子，昼开夜闭，清醒自知。花满满开过，薄薄瘦过，清清凉凉过，便是一生中宁静的四季。

那昼开夜合的，若是夫妻，便是乡野小夫妻。《诗经》中，常见的男人打猎、女人织补的那一类：日子静好，安宁。想必那也是合欢心仪的，虽缺乏遗世独立的风姿，却深入内心，沉静欢喜。

爱情如此清醒，若《廊桥遗梦》里罗伯特向弗朗西丝卡描述的那样，是清静的气味。清静，是饭菜的气味，也是爱情的的气味。

心若清静，永世合欢。

>>> 一树一菩提

槐树三章

一秋

槐树是中原地带常见的树。农家院舍，村前庄后，小河边，麦场旁，或两树相依，或各自为伍，到处可见它的踪迹。一株挺拔的槐树，两间土坯砌成的草屋，几许用柴火秸秆围成的篱笆墙，就构成了一处家园。槐树下纳凉的农夫，萦绕在槐树枝丫间淡淡的炊烟…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原农家院落真实写照。

槐树之坚

人们赞美树的坚韧，以颂胡杨为甚。的确，胡杨那“千年不死，死了千年不倒，倒了千年不朽”的刚毅，让人心潮澎湃。其实，槐树也是一种坚韧的树。在它那拙朴

粗糙的外表下，蕴含的是正、直、义的秉性。在它身上，还有着竹子宁折不弯的天性。夏季，当狂啸的风雨雷电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过后，你见不到槐树的断枝。冬季，漫天大雪落下，你也听不到槐树的呻吟。就是它的根离开大地，它那坚韧的本性也不改分毫。任烈日暴晒，任蚯蚓虫豕戏谑吞噬，都无法改变它的节操。槐树，是出自中原的胡杨。

槐树之谦

槐树又分明是一种谦和的树，不因自己的坚韧和顽强而自大。有肥腴的沃土更好，没有也罢。无论是荒蒿的盐碱地还是薄瘠的飞沙田，只要有它的一片立足之地，只要有空气、阳光和水，它都会顽强存活并健康地生长下去。几场春雨过后，那播下的种子，那根处的嫩芽便会长出生命的绿，栉风沐雨，从容面对雷雨风霜的洗礼，接受大自然的挑战。世界很大，槐树的要求很小，这就是谦和的槐树。

槐花之殇

每到农历三月，当燕子北飞天气渐暖时，槐树花便会开。那是一种朴素淡雅的花儿。最初呈靴子的形状，白白的靴子上部是一圈褐色的衬，看起来别致有趣。过了三五日，花儿便盎然怒放，一树树的槐花氤氲成花的海，一阵风吹过，空气中便弥漫着清雅的香。槐花盛开的季节无疑是槐树一年中最美丽、开心的时候。然而，花开终有花谢时。槐花绽放一周后就要凋零了。虽凋零也不失洁白。素雅的槐花落在地面，一如槐花的滴滴眼泪。槐花故去了，槐树的梦想和希望还在。槐花落去了，槐树的种子在树上，迎雪傲霜，孕育着成为参天大树的梦想；槐树的根深深地植于大地，汲取天地精华，为未来的栋梁蓄积力量。



“栀子花，靠墙栽，雨不落，花不开。”进入夏天，雨水也多了起来，顿时山溪横流，昔日清澈温和的河水变得浑浊不堪，狂野不羁。过几日，雨停了，明亮的眼光透过木格子窗，投影在地上、墙上，显得那样宁静。屋角那株栀子花，在雨中悄然开放，洁白的花瓣上滚落着几滴雨珠，一丝细微芬芳，隐隐可闻。

墙角边那株两米多高的栀子花，长得苍翠繁茂，形如伞盖，距今也有七八年时间。那是母亲在姨妈家玩的时候剪下枝叶扦插的。栀子花爱惹虫子，有年初夏，刚长嫩叶的树枝转眼间变成了光秃秃的。母亲查明缘由，知道是虫子吃了嫩叶，赶忙拿来喷雾器撒上农药。不久，又长出了碧绿的嫩叶来，母亲端着饭碗在一旁高兴。为了不被鸡狗糟蹋，她还在栀子花旁砌上石头，围上栅栏，不让鸡鸭靠近。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，这株栀子花越发欣欣向荣、郁郁葱葱了。

记得那年我放学回家，远远地嗅到了一股幽香，我想定是栀子花开了。跑到跟前一看，绿油油的树叶间，果然有几朵白花隐逸其中，散发出淡香。我折下一枝送给母亲，她放在鼻间不停嗅着，高兴得像个小女孩。用瓶子盛了水，把栀子花插在瓶中，厅堂里满是清香，几日不败。沁人心脾的芳香浸润着简洁的农家生活。

以后每到初夏，院落里的栀子花次第开放，起初是一丛绿意中隐透数点洁白，花瓣青白如玉，花叶都分外精神，张扬着青春神采。隔日再看，满树栀子花已如火如荼地绽放。有的悄悄隙开几道缝，如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年轻女子，悄悄表白着纯洁心迹；有的开了一两瓣，多情地招引着过往的蜂蝶；有的花满枝桠，洋洋洒洒，迎风而笑。盛开的花瓣有规则地簇拥在一起，层层叠叠，惹人怜爱。

栀子花完全盛开后，母亲的鬓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插上了两朵，那乌黑的头发与乳白的花朵搭配在一起，真是玉凿天成，巧夺天工；她上衣口袋边还别了几个小小的花骨朵，人走到哪里，香气便飘逸到哪里。母亲用针线把它们穿成一串一串的，然后吊在蚊帐内，说是可以驱除蚊虫，清新空气，安心定神，促进睡眠。当然，那时的我并不知其功效，只知挂在蚊帐内特别香。望着那洁白如刚沐浴过的仙女般的花瓣，闻着那沁人心扉的芬芳，不知不觉便坠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栀子的洁白和芳香留存于记忆深处。总是在初夏的梅雨季节，农家院落墙角边，一株绿意盎然的栀子花绽放出雪白的花朵来，飘逸在温润的江南村巷上空，这就是我对故乡的印象。如今长大离开了故里，每到初夏，满怀深情遥望故乡，墙角那株洁白的栀子花，正悄然开在我的心上，开在我的梦境中。

>>> 一花一世界

墙角栀子飘香来

江初昕



征稿启事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，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思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

要求：字数在800以上（诗歌字数随意），主题不限，体裁自拟。一经刊用，稿酬从优。

注：

①来稿要求原创。

②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（例如：未名园+故乡的月亮）。

③来稿注明个人信息：姓名、地址（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）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

④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，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

来稿请寄：ourhudongban@sina.com。